

· 凡尘一瞥

爷爷的星辰大海

张君燕

我的爷爷是一名“秀才”——在那个贫穷而落后的山区里，这是对读过几年书的人的专有称呼。因为爷爷“有文化”，就被村里人推举为老师，教山里的孩子认字、读书。

一间教室，几张桌子，墙上挂着一块木板，这就是学校的全部家当。爷爷是学校里唯一的一名老师，理所当然地兼任了校长一职。山里的适龄儿童不少，来学校上课的却不多。大多数父母都认为，让孩子呆坐在教室里，远不如帮大人多打几捆猪草来得实惠。

看着教室里孤零零的几个学生，爷爷觉得不是办法，他一家一户地去动员，告诉村民读书识字的重要性。村民们嘿嘿一笑：“俺懂得读书没啥用，你倒是读了书，不也还是一个农民？还得老老实实地种地？”几句话，把爷爷噎了回来。

尽管学生少，爷爷上课却一点都不马虎，他极其用心地对待每一个学生，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知识全部传授给

他们。当班里的孩子第一次写出一篇作文时，爷爷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然而，来学校上课的学生还是越来越少。村民觉得，坐在教室里的孩子没有任何收获，在家干活的孩子却替父母赚了不少钱。村民只看得见眼前物质的利益，看不见那些浸润在精神里的长远。爷爷苦苦劝说，却没有任何作用。本就不多的学生一个一个地减少，直到剩下一个人。爷爷独自一人站在讲台上，看着那间小小的教室，突然变得空旷。

有很多角色是相对存在的。比如，没有了学生，也就不存在老师或者校长。按常理，爷爷应该继续去种田，或者做其他买卖，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上，养家过日子。但是爷爷却没有。他仍然每天按时去学校，每天站在那里上课——面对空无一人的教室。课余时间，爷爷就坐在教室外面读书，他读得很投入、很大声，每一个路过的村民都能听见，每一个路过的村民无不投来异

样的眼光。

有人说爷爷读书读傻了，变魔怔了；有人说，爷爷习惯了教书匠的生活，不肯再下苦力了；也有人说，爷爷想当校长想疯了。不管村民怎么说，爷爷从来没有辩解。白天的时候，他去学校上课、读书，晚上他会找一些零活来做，赚点钱维持生活。

就这样过了两三年，终于，学生又一个一个地来到学校，并且越来越多。因为村民们发现，很多他们不懂不会的东西，爷爷竟然都懂都会。更神奇的是，爷爷之前也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，他和村民们一样都是第一次遇到。有一年，田里已经结了穗的玉米秆突然开始发枯发黄，这是罕见的事情，村民们束手无策。眼看着就要颗粒无收，爷爷翻了几天书，最后买来农药调配，喷洒几次之后，玉米秆全部返青，村民们如愿获得了大丰收。

面对村民们的感激，爷爷摆摆手说：“这不是我的功劳，这一切都是知识

的力量。书本里有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，只要你认真学习、去发现。”

后来，在爷爷的努力下，山村里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孩子，他们走出山村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曾经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后来也增设了几个班，增添了几个老师，终于像一所真正的学校了。

曾经有人问爷爷，当初学校里一个学生都没有了，爷爷为什么还要留在那里？爷爷说：“正因为空无一人，我才能留在那里。我站在那里，是想告诉人们，学校是不可少的一种存在。如果我也走了，学校会真的变成空无一人。”这是爷爷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，也是最后一次回答。

关于爷爷的故事，我是从父亲口里听说的。我没有见过爷爷，我只看过一张关于爷爷的画像。偌大的教室里，一个年轻人执着地站在那里，虽然只有一个人，却没有丝毫的孤独感，因为那个年轻人的双眼里写满了星辰大海。

· 生活感悟

凌霄花边的书店

肖日东

出了单位门，转入一条幽长的小巷，两边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。古建筑外，围了一圈铁栏杆，一端开得正盛的凌霄花钻过铁栏杆，随风摇曳着，尽情挽留着行人匆匆的脚步。就在凌霄花的旁边，一间同样古朴的书店藏身其间，远远望去，书店像个素颜的姑娘，在凌霄花的掩映下露出半个脸来，难怪我来来往往了多少趟，都没留意它的存在。

顺势走进书店，却见不大的门面里，各种书籍却是琳琅满目。既有最近热门的文学著作，又有常盛不衰的世界经典名著；既有大部头的唐诗宋词，又有建筑设计的专业宝典。我走进店里时，女店主正窝在细长的沙发上，捧着一本《我的阿勒泰》看得出神，那眼镜几乎要钻进书里了。窗外盛开的凌霄花，透过玻璃窗，映在她的脸上，那橘黄色的书籍封面好像也羞红了脸，埋在了女店主的怀里。

我在店里转了半圈，却见店主一直沉浸在书海中，便轻声地咳嗽了一下。这时，有些微胖的女店主抬起头来，急忙用一柄金色的书签塞进看到的那一页，轻轻地合上，起身笑着招呼我。这时我才发现，不大的书店里只有我一个顾客。攀谈间，她告诉我，这家书店，她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。

一个自负盈亏的实体书店坚持了二十多年，平时也没见到几个顾客，这二十多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，这倒让我一脸愕然。女店主告诉我，高中毕业后，虽然成绩优异，但无奈家里条件实在太差，她只好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，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谋生。刚开始去饭店端过盘子，去社区做保洁，跟着老乡做绿化，虽然攒下了一些钱，但却始终没有让她找到留在这座城市里的理由。有一天路过这条悠长的小巷，她无意间发现了这间转让的书店。“冥冥之中，就

· 岁月留痕

三代人的毕业照

刁李娟

在渐行渐远的岁月中，有些瞬间被镜头永恒定格，成为我们回忆过往的窗口。我的父亲、我和女儿，作为三代人的不同年代的大学生，我们的毕业照以金字塔形的方式摆放在一起，仿佛是时光的缩影，诉说着各自时代的青春故事。

最上面一张是父亲的大学毕业照，也是他仅有的一张毕业照片。照片是黑白的，已经有些泛黄。父亲不高，穿着朴素，但精神抖擞。总共有30多位同学，绝大多数都是男生。父亲是40年代的人，他告诉我，是他们村上第一个大学生，那时候一个省也就只有两所大学。父亲天资聪慧，一直都是读书的料。同时他也异常刻苦，读高中时天天来回两三个小时的山路，但他无怨无悔。他觉得有书读，人能不断进步便是快乐的事。

我问父亲，你和大学同学联系得多吗？他一脸感慨，“哎，有十多个同学，已经不在人世，天各一方，只能怀念了。”那个年代通讯不比现在方便，一些人毕业后就断联系，其他的同学好久没相聚，毕竟都80多岁的人了，腿脚也不方便。只是同学情谊自始至终地深厚，这么多年，谁有个难事，大家都鼎力相助。

中间左边一张是我大学毕业照，我是70后，毕业时风华正茂，笑容如花。50多位同学在照片上齐齐整整地排成三列，因为是语文老师范类，女生占了40多位，每个人都穿上了统一的学士服，戴上学士帽，全都是光荣毕业。大家兴高采烈，除了十位同学考上研究生，其余人全都分配到了当地的学

校，那时考上师范就是有了铁饭碗。在照片的背后，依次印有每位同学的名字，右下角写着某某班毕业合影留念的字样。

毕业时，班长汇总了一本通讯录，每人印发一本。现在则是建立了微信群，时不时在群里聊聊天。三年会办场同学聚会，五湖四海的同学相聚，把酒言欢。我们基本都是教师，一直有着共同的话题。有几位同学的婚姻大事还是大家群策群力给办成的呢！

挨在我毕业照旁边的是我女儿今年刚拍的大学毕业照，风格则是与我当年的大同小异，只是像素更清晰。女孩子不少都精心打扮，化了淡妆。金字塔形的最底端有四张照片，也是女儿的毕业照。区别于排列整齐的几十位同学合影，照片中是同学们各种有意思的摆拍，有沿着楼梯一个台阶站一个人的，也有多人成组比画心形的，有人摆出萌萌的样子，也有人装扮得酷酷的。

三代人的毕业照齐聚一起，让我感触颇多，相较于父亲那个年代，现在的大学生比例大幅提高。无论是哪一代人，都怀揣着对理想的憧憬，每个人都肩负着时代的使命，都会为着美好的未来去奋斗。同学间的情谊是纯真与质朴的，那是我们一生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三代人的毕业照，既是家族的记忆，也是时代的见证。它们讲述的故事虽然千差万别，但共同构成了一幅人生的全景图，让我们在这流转的时光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。

来，就上，车停，就下，什么心都不用操。记得有一天陪父母逛颐和园的时候，看到有人推着轮椅，从苏州街方向过来，车上的老太太，看样子身体不好，头无力地耷拉着，似乎抬起头都很艰难，好在一儿一女陪在两旁，一路陪老太太说着话。

我对父亲说，这老人真好福气。父亲连连点头：是啊！遇上了好时代，也遇上好儿女。那几天，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幅画面：一部轮椅，两个儿女，缓缓地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风雨阳光，一无所惧。

此时，眼前的两个老人，还在听我介绍宜昌的5A景区，三峡人家，清江画廊，三峡大瀑布，以及宜昌的山山水水。老人来一趟宜昌不容易，我想，既然来了，就多看看，好好感受一下长江之滨的这座美丽城市。我愿意当一次义务导游。

正交谈着，老人要乘坐的公交车来了，司机一看这情形，赶紧下车帮忙搬轮椅，也有热心的乘客和我一起，扶着两位老人上车。挥手告别的时候，阳光照进车厢，一片金色。

· 五彩地絮语

良甜可口

郭华悦

在很多人看来，良与苦是难舍难分的。

良药，多苦口。一副药，要想收其疗效，多半得先饱受苦头。效与苦，很多时候是成正比的。不经寒彻骨，难得真疗效。于是，良药苦口很多时候就成了判断标准。

忠言，多刺耳。言如药，令人身心愉悦的甜言蜜语，有时候会被下意识贴上非奸即盗的标签。好听的话，总难免被认为粉饰精致却表里不一。直来直往戳中痛点的言语，则会被认为是人生之良药。

但把良与苦画上等号，却可能让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。一段关系的结束，有时不是因甜而生腻，反倒是因苦而结怨。在一方看来，自己用心良苦，句句真言；但这样的“苦”言，在另一方的耳中，却是如鲠在喉，除之而后快。不加掩饰的苦，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成了彼此的负累。最终，各走各路。

一个人所谓的怀才不遇，有时也是毁于苦。身怀才气，胸有点墨，容易恃才傲物。视才为一切之标准，待人处世难免就带了点苦味。在当事人看来，拍马溜须是无能者的伎俩，好话逢迎是谄媚者的标签。有能之人，只需才能毕露，便是最好的利器。

但如此一来，难免让自己成了一副苦药。因待人处世，处处不留余地，时时难有转圜，难免令身边的人如鲠在喉。而要想得其才能，为己所用，就得先饱受苦涩。不经寒彻骨，无有扑鼻香。结果，所谓才能就成了烫手山芋，弃之可惜，食之烫口。

苦，是令人不逞的。哪怕身后有良效作为诱饵，但眼前的苦还是能令不少人望而却步。有些苦，如黄连素，裹上一层糖衣，苦则不再，药效依旧。有些人，让自己成了身边人苦味的来源，却依旧不自知，而将其归咎于对方。

有的时候，与其一味自艾自怜，抱怨空有满腹才能却无人赏识，不妨回头想想，是不是忘了为自己身上的那些“苦”，裹上一层甜蜜的糖衣？

· 往事随想

熬薄荷

董青春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薄荷曾是苏北农村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薄荷容易成活。农历三四月间，乡亲们从外村的薄荷田里挖出粗壮、白色的根状茎，用剪刀剪成七八公分长的根段，然后在平整的土地上挖出一道道十多公分深的细沟，将薄荷根根摆放在里面，盖上土、压实，浇些水。春天里，薄荷长得很快，一两个月后，大地里已是一片绿色。

收割薄荷，一般是在盛夏七月，气温越高薄荷枝叶含油越多。中午时分，村民们戴着草帽手握镰刀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收割薄荷，汗水沿着脸颊滴落在泥土里，衣服被汗水浸透沾在身上。两尺多高的薄荷被割倒后，有专人负责用叉子将薄荷堆在田头，村庄内外成片成片的薄荷，往往两个中午便全部被收割完毕集中在田头。

收割后的薄荷，必须及时运送到薄荷锅旁熬油。薄荷遇到雨天浸泡霉变腐烂影响出油质量。熬薄荷的锅通常建在村庄外河堆旁或水渠边，既适合垒土修灶，又方便取水与排水。翻建“薄荷锅”是技术活，先砌好大约两米长和两米宽的灶台，灶台上放上直径一米五六的大铁锅，大铁锅上架起两米多高的木质大蒸笼。熬薄荷油时，用铁叉将薄荷叉放在蒸笼里，加满河水后盖上盖子，然后在灶下用柴火烧开至沸腾，蒸笼里的蒸汽从铁皮特制的密闭管道通过进入专用的冷凝器具中，冷却分离后便“熬”出了较纯浓度的薄荷油。

“熬薄荷”很辛苦，两三个人一班，日夜火不停，人不歇，从河里担水、给蒸笼里换水、往灶灶里添柴或添煤保持炉火不熄、熬一大锅薄荷后，须将蒸笼里的薄荷秸秆叉出来，将蒸笼里的热水放掉，再从河渠里挑来冷水换上，然后将新鲜的薄荷再叉放进去，此外还要将冷却后的薄荷油盛放在预先准备好的密封铁皮桶里。盛夏七月，薄荷锅周围温度特别高，夜间又是蚊虫飞舞，加班的村民又困又累，有时撑不住了就倚倒在薄荷堆上眯一会。

堆得像小山似的薄荷，往往要熬上七八个昼夜，由于睡眠不足，村民们的眼睛“熬”得像红桃子似的。十多亩地的薄荷能熬出一百三四十斤的油，可以卖上五六千元，当时绝对算是一笔“巨款”了。

几年前父亲生病住院时，和我回忆起从前熬薄荷时的辛苦，他长长地叹息：“其实人的一生就如熬薄荷，吃苦受累得熬着，遭受失望挫折和痛苦得熬着，漫长的等待与期盼得熬着，熬着才有希望，熬着才有机会，好日子都是一天一天辛苦流汗熬出来的。”



阅读时光 吴雨田 摄

· 心香一瓣

养鹅

魏益君

在紧靠小镇的边缘，王大爷常年在自家的地头养了一群鹅。这些鹅不仅是他们生活的希望，更是他们情感的寄托。

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，王大爷家的鹅群便开始了它们的晨歌。嘎嘎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宛如一曲田园交响乐，在宁静的田野上回荡。然而，这美妙的音乐，在紧邻小区的住户们听来，却成了扰人的噪音。

小区住户们纷纷向物业和执法局反映，说王大爷家的鹅叫声太大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休息。执法局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，现场勘查后发现，王大爷的鹅并不在小区内饲养，而是在自家的地头，因此并不属于违规养鹅。他们无奈地向住户们解释，这种情况无法对王大爷进行处罚或处理。

然而，小区住户们并不买账，他们坚持认为鹅叫声已经严重干扰了他们的生活，要求执法局必须给出一个解决方案。面对住户们的强烈要求，执法局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

就在这时，王大爷得知了住户们的投诉。他感到十分愧疚和无奈，因为他从未想过自己的鹅会给人带来困扰。他深知，这片土地是他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，他在这里养鹅也是为了维持生计，并没有想到会影响到他人。

王大爷来到小区，向住户们道歉，希望住户们理解自己的苦衷。他的话语诚恳而朴实，让住户们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和无奈。

在受到了他的真诚和无奈，一些住户开始理解他的处境。然而，仍有一些住户坚持要求王大爷必须解决鹅叫声扰民的问题。他们甚

· 世间万象

坐着轮椅乘公交

刘玉新

了看我，发现我并不是要上车，而是在给他们让座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你坐啊，这有座位呢，指了指轮椅。老太太也在旁边附和，是的，我们有座位。说完，她就坐上了自己的轮椅。

慈祥、和蔼，说话的语气，跟我的爹妈一样，一脸的笑容。

公交车一趟一趟地停下又开走，趁着等车的空闲，老人和我聊了起来，并向我打听宜昌公交的付费方式。他们说，他们从湖南来，来看三峡大坝，看看这个世界水电之都。

听了老人的话，我很惊讶。虽说现在不少的老人独立特行，畅游天下，但要么是跟团出游，要么是儿女陪侍左右，像这样大的年纪，腿脚又不方便，还单独出行，的确少见。可听他们轻松自在的口气，似乎这样的

出游，早已习以为常了！

我不知道他们俩是夫妻还是兄妹，是同行的驴友还是结伴的邻居，这一路走来，彼此相扶相携，一定少不了互相照顾。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以这样的年纪，还能说走就走，实在令人感慨！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为这两个特殊的公交车乘客竖起了大拇指！

就在上个月，我和妻陪父母走了一趟京津冀，10天的行程里，除了远程坐动车飞机外，出行时不是自驾，就是网约车。只有一回，实在打不到车了，才坐了一回公交车。

相比之下，父母的腿脚，比眼前的两位老人强多了，虽然走得慢点，一天也能走个三五公里。而且父母跟着我们，不用看站牌，不用研究路线，也不用考虑出行坐车的费用，车